

王菀之首次參與內地綜藝節目，亮相《國樂無雙》。節目彈幕裏很常出現的一句感嘆：「之之，我怎麼現在才認識你？」既是內地觀眾那種終於挖到寶藏的驚喜，又帶着一點點遲到太久的懊惱。慢慢去認識她，原來她不只是會唱歌的香港歌手，還是寫出許多歌手代表作的唱作人，是舞台上收放自如的表演藝術家，更是現實悲喜劇皆可細緻拿捏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得主，亦是大灣區網友最愛收藏的「快樂表情包」。王菀之軟萌時天真純粹，談吐利落時通透清醒，溫柔底色裏藏着自持，隨性舉止間常懷敬畏。落座受訪，對話便從觀眾熱議的「反差萌」徐徐展開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俞晝 浙江報道

●王菀之成功打開內地市場。

●王菀之的歌聲如無雙寶藏般被廣泛聽見了。



王菀之才藝驚艷內地綜藝「國樂」一唱 寶藏「無雙」

●許願池的希臘少女的舞台設計令王菀之印象深刻。

●李宇春(左)與王菀之錄影《國樂無雙》。



●站在舞台上的王菀之相當享受。

「反差萌這個字本身就很可愛，很感謝大家會用這個字在我身上。」在記者的鏡頭前，講普通話的王菀之，語速放得很慢，一字一句輕輕說。偶爾卡住，偶爾停頓，帶着一點點拘謹和腼腆，呆萌、真誠。一切換到粵語，整個人瞬間通透舒展。母語的自在順着語氣散開，思路清晰、談吐篤定，是利落通透、思慮周全的姐姐模樣。而再落到英文語境聊藝術、聊音樂觀察、聊創作思辨，她又變成另一種型格。清醒、細膩，帶着獨立的審美判斷。

香港「兩文三語」的特色，在她身上，像三種不同的情緒頻道。語言帶來的思維切換，豐富完善着她的音樂層次，讓她的唱作呈現魔幻綺麗，也真情克制。反正，絕對不是單一的味道。

連讚內地綜藝舞台「誇張」

《國樂無雙》是王菀之第一次參與內地綜藝。在舞台上的她，自由自在，快樂無限；台下的她一開始總有些拘謹，但放鬆下來，漸入佳境也是順其自然的事情。

「這裏所有的人讓人很放鬆，我就能做回我自己。真性情就可以流露出來了吧。」這是她的舞台感染力的源頭。初舞台《許願池的希臘少女》播出後，不少觀眾驚覺，這首傳唱金曲的粵語改編詞作，原作者正是王菀之，一整段演繹，完整立起她獨有的藝術家唱演氣質。

全綠植花卉置景、光影、鏡頭調度一一排練，節目組在極短時間裏為她搭建出一整個完整的故事場景。她連用好幾次「誇張」來形容這份一致的用心。「我的舞台

就好像一個舞台劇一樣，好像走進一個已經有的故事的場景。也像拍戲一樣，且大家還都非常認真去處理舞台燈光、鏡頭的排練。」而網友好奇的舞台上亮眼的獅子頭飾有何寓意時？王菀之答說，在個人演唱會有戴過大象面具，導演組很喜歡這種視覺表達，便問她還有沒有更多想法。「我剛好有一隻獅子頭飾，搭配上去，剛好貼合整片森林舞台的氛圍。」全部綠植布景，頭頂懸掛巨大機械鐘錶的實景舞台配搭王菀之的藝術look，內地樂評人「耳帝」讚說，古典奇詭，幽暗綺麗。彷彿置身於一個古典精緻、帶有蒂姆伯頓氣息歐洲花園。

好音樂促使馬上投入狀態

在另一首《快樂封神》的舞台上，所有人都看見她全然放開、自在雀躍的狀態。那種享受音樂、享受舞台的快樂，在當下的電視節目上很鮮活、很稀缺。問她為什麼可以這麼鬆弛投入，她答得很簡單、很純粹。「我覺得我就是幸運，好的音樂馬上讓我進入了（狀態）。」王菀之也在本地地感受：這樣的音樂來了，為什麼不玩一下呢？

很多人好奇王菀之的音樂藝術性格？她的答案，或在於舞台劇、電影、音樂劇、畫展、舞蹈、劇場衝突、角色情緒……所有藝術體驗流經而過，一定會留下什麼。

《我好想你，一一》這個舞台，就是這樣慢慢長出來的歌。寫這首歌的那段時間，她同時為香港舞蹈團的舞台項目作曲。數個月裏，她完全沉浸在吳冠中先生的畫作意境之中，天天被水墨、舞蹈、肢體藝術環繞。「我用了幾個月時間去寫音樂，沉浸在吳冠中老師的畫裏，整個氛圍都是吳老師的畫，以及舞蹈圍繞，我寫曲也是情真意切去寫。」情緒一層層堆上來，感動一層層疊上去，最後落筆成歌。

「我不能把它變成一個工作來看待，它就是好像在記錄我當下所有的心情累積，我被感動的心情，這首歌讓我想起的人，旋律讓我想起的故事，就會一一地出來。」

也因此誕生了節目裏令人難忘的一幕克制思念：忍住落淚，用明媚綻放一笑藏下惦念。這個不言想念，卻唱出牽念的舞台，讓觀眾感

慨：情緒不氾濫的想念，可以如此多情又高級。音樂、影視劇、舞台劇的多媒介表演的閱歷，在此刻集體作用了。「我覺得可能，真的是這些不同媒體形式的演出，它們給了我很多畫面跟情緒。」

更願意自稱為「唱作人」

在她看來，一個舞台劇兩小時沉浸式演一個角色，親歷衝突、經歷痛楚、經歷故事的起落。演出結束，人可以抽離，但情緒不會憑空消失。王菀之說，角色的抽離並不等於沒有經歷過。這種角色帶來的情感累積，有的時候自己也會恍惚：我好像不是我自己了。

這些細碎的、真實的、被角色贈予的情緒記憶，也悄悄變成寫歌的基底。「但靈感就是你也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到訪的。它來的時候，你要信任自己有的這些基礎，相信情感的旋律會帶你到什麼畫面、哪些情緒，你就相信着它去寫。」

王菀之又很自然說起《安妮·法蘭克》，整首歌的詞曲由她一手完成。寫完之後，她來回讀，反覆哭，甚至有一種很奇妙的抽離感：好像不是自己寫出來的。王菀之當時讀了很多安妮·法蘭克的日記與資料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切入角度。直到一天夜晚，向來膽小、習慣全屋開燈的她，關掉所有燈光，只留手機、電腦等屏幕微光，讓她靜靜看向少女的一張張照片。那一刻，笑容與苦難、天真與絕境、渺小個體與巨大時代，全部撞在一起。

「她躲在這個角落時在渴望什麼？心裏痛苦的是什麼？但她還是對這個世界、對將來有渴望，她有知音，她有夢想的。」那種身處黑暗仍然仰望光亮的純粹，被她照單全收收寫進旋律裏。

和音樂同行至今，王菀之不介紹自己是歌手，更願意稱之為「唱作人」。如今很多內地歌迷，正在認識和不斷認識她的路上。聽過她的歌，看過她的戲之後，最後都要來了一句：「之之，我怎麼現在才認識你？」好像這樣才能將自己的喜愛表情達意。

一檔國樂，讓音樂回到音樂；歌手王菀之，也如無雙寶藏般被廣泛聽見了。

圈中難得的踏實與樸素

特稿

「我不認識『紅』這個字，在我的創作世界沒有這個字的。」王菀之的心態一如既往，淡然一笑，也正面感謝。當然，她也坦言，被更多人看見、被更多人喜歡，當然是好事。做作品、做演出，本來就是希望有人聽、有人共鳴。

在《國樂無雙》的見面發布會上，一眾歌手藝人被問及參加節目的初心。王菀之老老實實一句，希望更多人認識自己，演唱會可以更好賣票。一旁的楊千嬅一驚：「不至於吧。」這份驚訝，恰恰代表大灣區長久以來的共識——王菀之早已紅火近二十年。王菀之則自然接話，「是不好賣的。」語氣平淡，毫無刻意博取同情之意，網友們稱讚，這是「老實人」的營業時刻。這份樸素，反倒讓人在娛樂圈看到了難得的真實。大家再次看見，香港唱作人身上那種踏實、樸素、尋常日子在身上，又認真做着自己喜歡的音樂樣子。如今新晉歌迷都在催她巡演，記者也好奇追問：「會不會不愁買票了？」她倒不急為自己乘勢造浪，且耐心解釋說，巡演本就是三年前就開始規劃的事，不會因為一首歌的熱度就立即上場、匆忙趕路。

就好像首次參加內地綜藝節目，開局成熟點，會不會在更多綜藝節目上解鎖「王菀之喜劇人」的娛樂屬性？王菀之乖乖作答說，「很多導演和編劇告訴我，喜劇劇本很難創作，我能做的就是等待。」話鋒一轉，她透露，很喜歡沈騰、馬麗，他們是她心裏的喜



●王菀之的「反差萌」收穫觀眾歡心。

劇偶像，很喜歡看。「我都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，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觀眾，在欣賞他們的作品。」天生愛笑是她獨有的特質，那些流傳在大灣區社交平台的喜劇表情包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本地觀眾也時常替她打趣：兩廣地區無人不知王菀之，與其說她如今紅了，不如說是，她比從前更紅了。

文學滋養藝術創作 媽媽是最佳搭檔

「我媽媽是我藝術上的partner（拍檔）。」很多歌迷迷戀王菀之身份的藝術多元面貌。熟悉她的粉絲會知道，她從小生長於一個音樂和文學氛圍濃厚的家庭。王菀之也多次分享過，有一個很愛讀書的媽媽，這種耳濡目染於她而言，完全就是個人藝術創作上的拍檔。

「媽媽愛讀書，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。」王菀之自認是個懶人，不太願意啃厚重的書。但媽媽完全相反，酷愛讀書，讀書一目十行。別人旅行是逛景點，媽媽的旅行，永遠是逛書店。「我試過自己出去逛足八個小時，回頭再去書店接

她，她完全沉浸其中，捨不得走。」王菀之幸福感嘆，媽媽會把自己看過的書，把經典的章節介紹給她，讓她去吸收最精華的部分。

自小的書香浸潤，悄悄養出了她敏感、細膩、且擅長體察人心。王菀之也覺得，比起萬眾矚目的台前，她更喜歡觀察對默默耕耘的後台，所有崗位的人一致努力的樣子她都記錄在心。「舞台是大家一起創造的一個作品，一切由音樂開始，聽到音樂你就進去。」這份能看到每一個人投入的持續觀察，也使得王菀之，對舞台的熱愛之外，永遠有一個尊敬的態度。



●王菀之從小顯露音樂天賦。



●王菀之成長於一個音樂和文學氛圍濃厚的家庭。